

「方便善巧」與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略評

王 彬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自二十世紀太虛法師宣導「人間佛教」以來，經過海內外佛教界眾多僧信人士數十年的宣導和實踐，「人間佛教」理念及其價值已經愈來愈得到廣泛的認可，目前已成為當今中國佛教的主流趨勢之一。在人間佛教推廣的歷程中，以台灣星雲大師及其領導的佛光山，貢獻尤為卓著，在海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對於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及實踐，也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近二十年來，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的成果也不斷出現。最近，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程恭讓教授經時四年的研究成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細讀之餘，頗多感觸。於此發表一些感想，向同道求教。

恭讓兄的這一研究成果，可謂是近年來對於星雲大師及其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進行研究的一部力作。星雲大師早年在大陸修學時，即對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深為服膺。赴台以後，始終以佛陀本懷為圭臬，致力於「人間佛教」的推廣實踐，經過五十餘年的不懈努力，付出大量的心血，使得中華佛教推廣到世界五大洲，真正實現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對於佛教及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大師著作等身，其實踐事例更為眾多，欲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並非易事。恭讓兄花費了四年時間，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方形成今



日所見之心血之作。本書也是對星雲大師數十年來宣導人間佛教理念，並付諸實踐的歷程所進行的系統梳理和全面總結。

本書在內容編排上，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內容中，作者通過對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幾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及實踐的探討，回顧了人間佛教思潮產生和發展的歷程，確立了「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這一在人間佛教理論展開歷程的解釋線索，在「共構」性的人間佛教發展背景下，揭示了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人間佛教之間，存在著「傳心」與「接棒」內在傳承關係，即在承認兩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及方向上「同中之異」的前提下，探索兩者之間在傳承佛教、革新佛教及弘揚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上的「異中之同」，並對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建設事業中的地位予以中肯的評價。本書的第二部分以星雲大師青年時期的思想及行動入手，探討了星雲大師早年形成「人間佛教」思想的脈絡。在第三部分中，對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內涵與特質進行全面的解析，並對星雲大師在中國現代佛教發展歷程中的巨大貢獻進行了客觀評價。全書的最後一部分則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佛理基礎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縱觀全書，各部分內容既相對獨立，而又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使得讀者能夠較為全面完整地了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實踐過程，從整體上看，本書作為一部系統性的「人間佛教」思想研究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意義和參考價值。

作者通過對星雲大師早年較為分散的著作和經歷的梳理，歸納出大師在青年時期開始構建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中的四大核心理念（即「人間的佛陀」理念、「佛陀革命精神」理念、「正直的佛教青年」理念、「佛教社會化、大眾化」理念）。通過明代《釋氏源流》與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兩部佛陀傳記的比較性研究，揭示了漢傳佛教六百年來佛陀觀及佛教思想的

重大轉型，即以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形象，已經突破了以往籠罩在神祕、模糊神異氣氛下的傳統佛陀形象，而更加突出佛陀「做人的最高模範」的一面，成為現代人類及現代理性可以理解的一個屬於人間的新佛陀形象，並由此揭示星雲大師對佛陀形象重新詮釋的本意及在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構建上的重要意義。

在本研究的方法上，作者不滿足於停留在一般的文獻整理及詮釋方面，更通過田野調查等方法，在實地考察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訪談的基礎上，掌握一手的資料，使得本研究內容愈加細緻而充實，也體現了作者嚴謹的學術態度和開闊的視野。例如，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從開始即有著明確的定位，不僅僅限於中華本土的傳播，而把目標定位於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即「佛教國際化」的願景和目標，這也可以說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實踐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作者以全方位研究的眼光，把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佛教國際化」歷程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作者專門赴美國西來寺等星雲大師在海外弘法的重要基地進行調研和訪談，收集大量的一手資料進行梳理和解讀，例如作者通過西來寺眾多弘法活動的梳理，展現了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在美國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如何採用與不同文化背景相適應的方式方法，促進西方國家人士對中國佛教的了解和認同。如作者對於慧東法師的深入採訪，本身即是一篇極好的史料文獻，這些內容為其他學者的後續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

作者以詳實的事例，從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展現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理論構建及實踐操作中的智慧。例如，從正統的佛教本位來看，紛繁複雜的民間信仰往往存在著較多的「迷信」成分，因而對其多有批評。但現實是，民間信仰又有著廣泛的影響，信仰者不在少數，而星雲大師對於這一問題的處理，也非常值得關注。作者指出，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構建中，



存在著兩種思想路向：一種是以「正信佛法」作為本位的思想路向，並由此對於民間信仰的缺失和不足予以較多的關注，但對於民間信仰所具有的積極面和價值、意義，仍採取有限度的肯定態度；而另一種思想路向，則是在同樣肯定佛教正信的超越地位的同時，以更加全面、理性、包容、正面的態度，對民間信仰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正向作用進行觀照。對於如何處理佛教正信與民間信仰之間的關係，星雲大師的立場和觀點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同時也是星雲大師善巧方便智慧的體現。恭讓兄在著作中，對於星雲大師處理社會現實問題的理念和方式有著較多的涉及，可謂在較全面的方位，展現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多樣性。

本書的作者在對人間佛教思潮的宏觀把握和微觀分析方面都十分到位，具有一定的啟發性意義。從「人間佛教」思潮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過程來看，是建立在對傳統中國佛教狀況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反思，則可能無法產生「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而「人間佛教」如何契理契機，既要不得違背佛法的根本原則，又要與不同社會形態觀念進行一定的調適，也是有一個不斷反思的過程。在恭讓兄的著作中，也體現出較強的問題意識，可以看出，恭讓兄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和思索是相當深刻的。

從本書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探討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始終把關注當代社會佛教如何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作者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歷程及經驗的梳理，為當代大陸佛教的建設與發展提供借鑑。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當今中國大陸的佛教，一方面未能順利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另一方面卻又為市場經濟所侵蝕，具有嚴重的商業化、功利化的傾向」¹，而星雲大師提出的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理念，對於佛教如何與社會相適應而又保持自身的原則傳統，提供了極具借鑑意義的經驗。

1.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341。

我以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中，作者對於「人間佛教」的佛教教理基礎進行了創新性的闡釋，可以視為本書的最大亮點。作者注意到，在「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歷程中，其佛教教理構建基礎仍存在較明顯的分歧，而這些分歧仍可能對於「人間佛教」的發展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誠如作者所言：「我們關注的是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人間佛教的一般共性問題。由於現代人間佛教，無論在佛教界，或是在社會上，都還是一個新生的事物，而從太虛大師到包括星雲大師在內的當代人間佛教諸大道場，關於人間佛教的理論構建，也一直言人人殊。人間佛教在堅持傳統佛教基本價值的前提下，特別以『以人為本』及『社會參與』作為其最重要的價值方向，關於人間佛教的這些價值方向，人間佛教的導師們及人間佛教道場的實踐者們，彼此之間其實並無太大的差異，即使他們在側重點上各自有所不同。然而，關於人間佛教教理構建的基礎，大家彼此之間似乎甚少共識，這不僅已經成為人間佛教最內在的理論歧異，也成為反對人間佛教的人們各種懷疑的根源所在」。²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在書中用較多篇幅，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與其他「人間佛教」思想的教理基礎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通過對太虛大師、聖嚴法師、星雲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理念及特點進行比較性考察，嘗試構建具有共識意義的佛教教理理論基礎。而討論的重點，則落實於般若與方便善巧的關係辨析。這也是本書最為突出的創新之處。

我們知道，以往教界內外對於「人間佛教」思想的懷疑或批評，大多並非否認其為佛陀本懷的一面，而多集中於對其形式方面的批評——即在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採取的適應性方式，是否會消解佛教的神聖性，而成為迎合大眾的形式主義。這些調適性變化都可以歸結於方便之法。而對方便之法，

2.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777。



在中國傳統佛教界，歷來幾乎都被認為是不究竟的法門，如有云「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甚至有激進者將其視為違背佛教卻又要充作門面的幌子，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即是「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而一些言說背後的特定的語境則往往被忽視。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都提出佛教要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主張，而他們所遭受的批評也大多源於此，或被譏諷為「政治和尚」，彷彿只有那些隱逸山林、埋頭苦修而不關注外界事務的修行者才夠得上真正的「大師」標準。雖然在理論上也明白大乘佛教出世和入世是並行不悖的，但落實到實踐上，往往把入世視為追求名聞利養的墮落行為。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一定程度上，契理契機的「入世」要比單純地追求「出世」難度更大，如果沒有體悟空性的般若之智，入世而不為紅塵之境所轉，確實是較難把握的事情。而對「方便善巧」如何定位，作者在本書中提出了較有新意的觀點。

作者認為「可以從初期大乘經典中獲得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鎖鑰」。他提出：「在初期大乘思想的興起中，正是為了解決建立教法、救度眾生的內在智慧基礎問題，大乘佛教將原始佛教中已有的善巧方便，升格為善巧方便波羅蜜多，並將善巧方便波羅蜜多與原有的般若波羅蜜多並舉，二者不一不二，不即不離，相互配合，相輔相成。所以第六、第七二度的並舉與配合，不僅構成了大乘菩薩理想的智慧基礎，也構成大乘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同時它也追溯似地完成了對於「佛陀本懷」的一種受到廣泛推崇的佛理解讀」。³在這裡，作者提出「十度」中的第七度「方便善巧波羅蜜多」應予以特別的重視，因為「善巧方便」同樣是構成現代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正如作者所言：「我們覺得正如與般若智慧不離的善巧方便成為菩薩乘救度眾生各種施為的智慧基礎一樣，它也當然是志在恢復菩薩理想及佛陀本懷的現代人間佛教的智慧基礎及佛理基礎」。⁴

3. 同註2，頁778。

4. 同註2。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傳統漢傳佛教在體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上的缺失，他指出：「在其後的大乘思想詮釋史上，尤其是在漢傳佛教的詮釋史上，存在重般若而輕方便的傾向，這不僅使得善巧方便的崇高品格難以被佛教徒真正體認，也使得佛教從此空懷救度眾生的悲願，卻難以發展出在與世界打交道中救度世界且超越世界的知識和智慧」。⁵ 應該說，我在通讀恭讓兄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於此觀點有著頗為強烈的認同感。

不必談遠一些的歷史，即如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佛教之衰敗狀況、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及由此而來的反思已有諸多論說，勿須贅言。在太虛大師的著作中，對於漢傳佛教長期存在的「行」方面的缺失也多有論述。我們不妨來略為回顧一下，1940年太虛大師從緬甸、印度、錫蘭等佛教國家訪問歸來後，在漢藏教理院曾作《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報告，談起他訪問的觀感時，太虛大師說：「我們平常說中國、西藏和日本流行的是大乘佛教，錫、緬、暹等地流行的是小乘佛教，這單是在教理上的判別。而在大小乘的實踐實行上，卻使我得到相反的認識。」⁶ 太虛大師更指出：「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卻不能把它實踐起來，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

我國的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的四眾——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的經論，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但所提倡所弘揚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門。這種說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現象，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眾的參禪念佛者，固然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信眾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什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做，更有很多人以

5.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778。

6.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19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年，頁192。



為學佛作『了此殘生』的尾閫。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家庭一切的俗務都捨下，才可以入佛修行。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已經深印在每個國民的心坎中。這種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⁷而錫蘭的佛教狀況卻正好相反，他們「對外則廣作社會慈善、文化、教育宣傳等事業，以利益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人群，表現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所以他們所說雖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大乘行。」⁸在太虛大師看來，傳統漢傳佛教雖然號稱大乘，但其主流傾向卻是空談大乘、行小乘行。而錫蘭的佛教界則廣泛參與社會事業，體現出真正的大乘行。

正是在對傳統漢傳佛教狀況及弊端有著深刻認識和反思的基礎上，才促使太虛大師提出關注現實人生的「人間佛教」理念。可以說，從太虛大師那裡開始，到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實踐，其中貫穿的一條重要主線，就是通過種種「善巧方便」，把佛法真正落實到人間，真正實現有利於社會的事業，也使得佛教在利生事業中得以發展。但不可否認，直到現在，對於「善巧方便」的認識仍存在不少誤讀，這也是為什麼對於「人間佛教」有所懷疑和批評的原因吧。從恭讓兄的著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人間佛教」思想及實踐過程進行細緻梳理和深入思索的基礎上，抓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問題進行突破，既是對從太虛大師至星雲大師等「人間佛教」理念的準確把握，也可以說是對「人間佛教」在佛教教理上的回溯本源的突破，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恭讓兄還利用他豐富的語言和文獻功底，對經典內容進行考據，通過對《法華經》通行本與梵文原本及異譯本等相關內容的比較，指出後人對「方

7. 同註6，頁192。

8. 同註6。

便善巧」諸多誤解的原因，也正是由於誤讀性的錯解，也造成傳統漢傳佛教對於「善巧方便」的漠視及錯誤定位。更指出在大乘菩薩行的實踐中，「般若波羅蜜多」和「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的關係即如同車之雙輻，不可偏廢，這一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以上是我在對恭讓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拜讀之餘的幾點感想。另外還有一點補充想法：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在西方國家傳播佛法的過程中，採取了豐富多樣的方式方法，這也體現大師在推廣「人間佛教」過程中所秉持的「契理契機」原則。在恭讓兄的書中，也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只是較為簡略。如果能對這些方法及其制定思路、效果評價進行一些梳理，不僅有助於對星雲大師「方便善巧」智慧的深入了解，同時對於中國大陸向海外進行文化推廣也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恭讓兄從事佛學研究多年，學養頗為深厚，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這在本書中都有明顯的體現。拜讀之餘，獲益非淺，略作拙評。我也非常期盼恭讓兄在後續的研究中，能夠出現更多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兼具的佳作。